

序（二） 少女的祈禱

想了很久（所以稿也遲了，對不起，我又不習慣歌功頌德大叫大嚷同志萬歲萬歲萬萬歲），究竟應該在這裡寫甚麼？也就是我覺得這本書對我最深的感受、或這些故事於此時此地結集起來最重要的是甚麼？然後，我開始擔心。

第一本香港出版的女女愛情初戀故事（但這絕不等於同性戀或同志故事），本是非常有意思的，但在香港同志圈及在香港文化圈的那一種曇花一現和徒勞無功的打擊中，實在太令人沮喪；那一種無論做了甚麼也不能因此而帶出更多的討論與分析的、沒有承上啟下的歷史文化發展意義的狀態，我好怕。

講歷史，就是人的日常生活，於某種時空對某種事件的集體經驗與記憶（但請注意這些經驗與記憶絕不是統一和單一的）；講歷史的發展，也就是在大歷史的論述方式中小社群的體驗與思想可以被記載下來，然後，不同的時代的不同社群可以從中互相多了解，而這正造就一個較健康的文化推展。

所以我好怕。怕這本書出版後，正如很多我們之前寫的文字，在沒有商業價值（若一般也覺得男同性戀才有市場價值，及在香港出純文字的書只是找死）、和文學性不高（這些書往往又被「正統」文學唾棄）的兩難下消聲匿跡，未能引起相關的關於女性的經驗和性意識及其小社群的歷史文化發展的正面討論，結果又是不了了之。然後到了幾十年後當我們都變成了老太婆沒能力執筆時，又會有一班熱心人士替我們做口述歷史……

然後，歷史又在重演，在原地踏步。

但願我的擔心是錯的。而這本書起碼可以引起一些討論，又或至少，Cultural Act Up的第一個計劃不至於虧本。多謝甘甘與Lulu的努力！

但願我的擔心都是錯的。

麥海珊

《雙性情慾》作者、錄像工作者、文化評論員



一九八九年 愛嘛 想像她是憂鬱安妮 我只穿 黑色
 在沙塵滾滾地盤似的浸會學院 狹小的校園 低頭快
 步 杏色 長乾濕樓 她說她在英國倫敦住了七年 這
 差不多是我所知道關於她的全部了 也許 還有躲在瘦
 弱矮小的樹後偷偷看她的 心跳 與夜半的 開口夢
 都記得不 清楚 我的記憶是快而短的 此一時精確彼
 一時就模糊 都多得十多廿年的填鴨式教育 一九八九
 年 我十九歲。如果記不起她之前的他們強壯的 手臂
 平坦的 胸腹 與刺熱的 鬚根 那都記不起她擦身
 而過的 香味 沒說出來 來不及 忘記 迷亂的愛
 春夏之間 她去了北京 她／他們如是說 我開始寫歌
 透白間黑的琴鍵就在 床頭 半夜失眠就 彈 一切
 就是那麼 理所當然 四月尾 同學們開始 上街 我
 們被路人詛咒阻街影響生意阻塞交通粗口滿天飛 她在
 這裡會跟我一起 遊行嗎 橫過漆咸道往天星碼頭的方向
 走時如是想 五月再次上街 群情洶湧 香港 人果
 真的善變 那種媽媽聲轉到支持學生的激昂掌聲挺 荒
 謬 也許兩者都沒 分別 之後生活被間隔成逐小時計
 因為情感於每小時的電台新聞報道而 滑翔 高飛遠
 逸 又或是急轉直下 還要錄電視新聞報道 中英文台
 後來的幾次遊行 同學們帶著收音 機 一面遊行
 一面傳達戒嚴與軍隊的消息 一時進 一時退 我們都

出了 亂子 何況是廣場上的人 跟我們年紀相若的年
 青 人 或在大街上阻止軍車入城的北京市民 對她／
 他們的想像 寄託希望的 不安 及對她的 想像 春夏
 之間 迷亂的愛 第一次放膽放聲在街上叫口號而不會
 覺得 不自在 浪漫革命 想像 第一次 對運動對改
 革對自己對她 那是一個浪漫的 年代 因為還可以義
 無反顧的堅持及實踐自己 相信的 自由新聞封鎖 到
 機場派報紙 她的身影時常在眼尾 遊走 於左邊角落
 或是在蒼白的天花板上 願望 想像 她回來了
 封鎖的來源在於恐懼 真相 想像 其實我並不知道她
 很多 除了那英式的 口音 還有那不言的 味道 徘徊於年青的
 沉醉 同學大家後來決定罷課罷考 眉飛
 色舞於自己的privilege跑到新蒲崗工廠區搞街頭討論會
 只是拉一張橫額佈個陣 頂多加個大聲公 就自然有
 人聚集討論 熱熱鬧鬧 自由發言 一切也是來得那麼
 自然 對她 對集會必要事先申請的荒謬香港社會那
 時突然有一種前所未有的 從容 卻在一個太一致的大
 前提下 腐爛 從容 若是給予性的一定很舒服 呀
 若是給予愛的一定很自在 吧 浪漫革命 想像 她一
 定在廣場上 那個風雨飄搖的 零晨 看著電視 我哭
 成一個淚人 那種心痛與 窒息 希望的 破滅 一觸
 即發 思想意念彷彿牢牢的抓緊但 一下子又不知所蹤

只求她安全而回 是那麼不合時宜的底線 也許 我已經有太多不識時務的 話語 都只是不想在太一致的大前提下 生存 而已 後來在報紙上得知她是最後離開北京的香港人之一 這差不多是我所知道關於她的全部了 也許還有之後對自己與政治與文化與性的混合觀點的殘餘 思路 及容許這個思路關係的 成長 及那種自然而來的創造力與勇敢 和正 直 都沒寫下來 來不及 記憶 然後忘記 有些東西忘記了因為已經化成 血肉 我寫不了太多關於她的 因為純感受上的單向的愛 不同於關係中的愛 前者只是關於自己 嘛 後者卻關於別 人 愛人 浪漫革命 於社會 文化 性 愛 人。近年身體太差勁了就再想到 生死 她／他們的生死 與 她／他們的愛 很重 又太輕 也許神經系統敏感都不是 病 健康只是麻木 而已 我在一九九九年 吃鎮靜劑的時候如此想 雖然帶著感敏的身體 與心 生活 必然舉步艱難 二〇〇一年一月

1 一齣電影，莉亞·普爾導演 一九八五年。

2 當時香港的公安法不同於現在的，現時收緊了的公安條例是在回歸後臨時立法會修訂的。